

陈村

长篇小说卷

《从前》

文
集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615503

长篇小說卷

陈村文集



从前

从 前

作 者：陈 村

责任编辑：孙金荣

出版发行：江苏文艺出版社（邮政编码：210009）

经 销：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：扬中印刷厂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3 插页 2

字数：280,000 1996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300 册

标准书号：ISBN 7—5399—1049—6/I·988

定 价：16.00 元

（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）

序

要是不算上我正在写的那个《鲜花和》，这就是我仅有的两个长篇。排列是按照小说描写的时间顺序，先在《从前》中做农民，再上大学当《住读生》。这和我经历相仿，做为纪念，小说中也引用了我当年写的诗歌。我曾非常想当个诗人，最后竟滑落到去写小说，实在不是本愿。何况又写长长的小说，被自己写累也将人看累，毕竟是不好的。这两篇东西原本还应该长一些，发表时因刊物的篇幅所限被删去一些，说好将来出书时补上。然而原稿已找它不见，小说也就不全了。要是那会儿就有电脑多好，再也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故。

我还在写着长篇。这与其说是显示自己艺术的功力，不如说是受到生活的暗示。日子长得没个尽头，沉渣泛起，死灰复燃，破镜重圆，老树开花。这都是长篇啊。要是没有时间的魔术，我们还剩什么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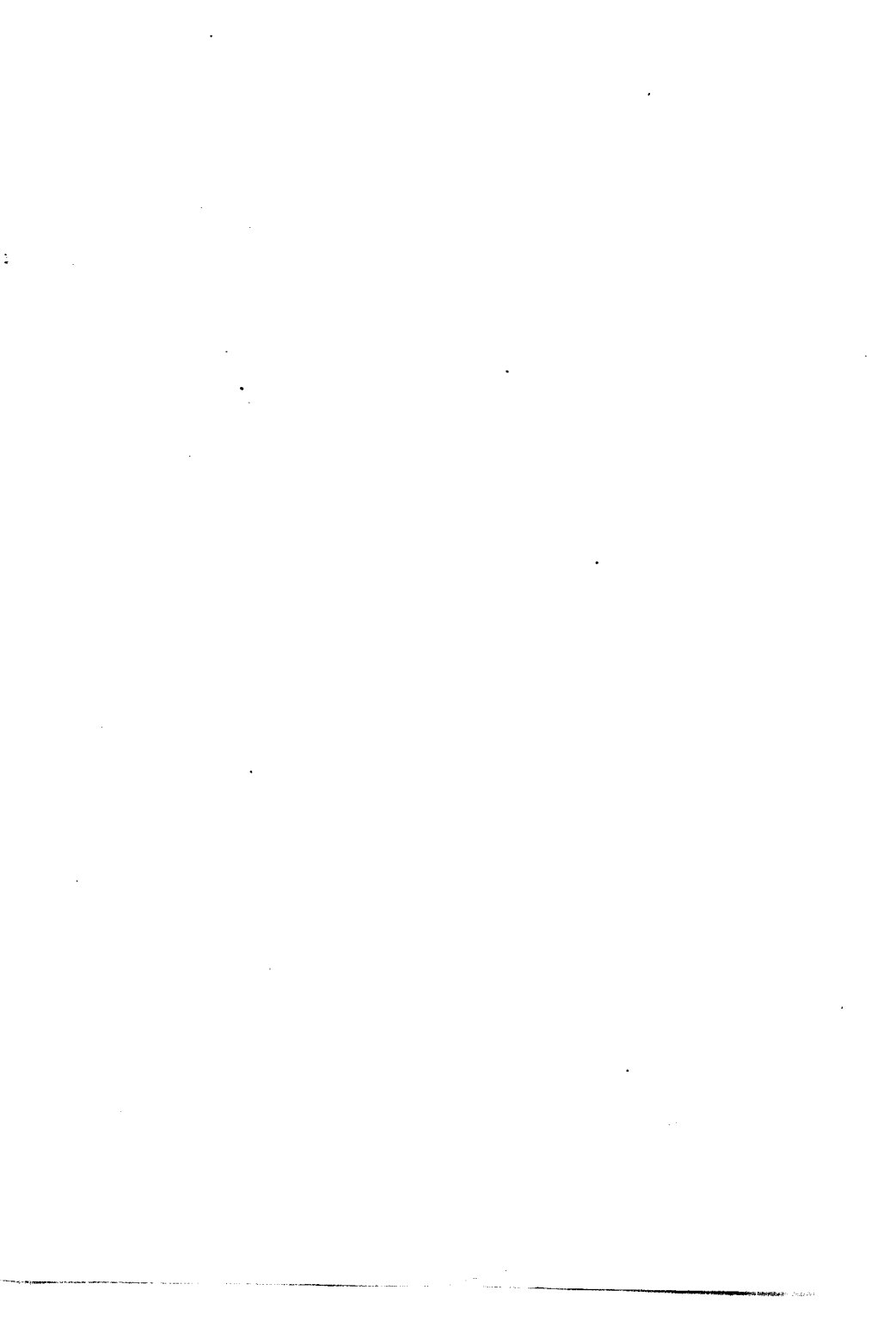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

一九九六年十月九日 凌晨

目 录

住读生	(1)
从前	(201)

住 读 生



第一章

前面，除了水还是水。

吉小莉小心翼翼地朝下走，一直走到水边。湖水一波一波地拍击着岸，像有什么话要说。天还冷冷的，脱不得鞋袜，不然，她是要把脚伸进这太湖。太湖，真大啊！早先她只去过杭州。西湖和太湖比，只能算个池塘，算个澡盆，澡盆还是小号的。湖上有淡淡的雾气，很少的几条船散在湖面上，张开褐色的帆，在缓缓地移动。

她想，真是江山如画啊。

她找了块临湖的石头坐下。从昏昏欲睡的教室中逃出来，来到湖光山色之间，谁都会涌起一阵莫名的兴奋。她要自己静下心来。听听风的声音吧，听听水的声音吧，尽管来的不是时候，湖边的树未绿，花未开，毕竟是风景地啊。等到花红柳绿之时，恐怕这里也到处是人声，到处是卷烟化成的毒雾。可怕！

周围为什么没有草地呢？如果躺在草上，水边的草上，不是更叫人心旷神怡吗？

“师傅，照张相吧！”

一个手持“方镜箱”的小伙子笑容可掬地走上来询问。吉小莉摇了摇头，表示没有这个需要。小伙子又热情地说了一

遍，语气更为谦和，并声明保证质量。说着，他指了指胸前挂着的那个镜框，镜框里夹有五六张尺寸不一的照片，其中有张还着了色，用以表示他那机器的可靠和手艺的精巧。吉小莉还是摇了摇头。她懒得说话。他破坏了她的情绪。

小伙子勉强笑一笑，失望地走开了，带着他的可靠的照相机和美丽的镜框。

吉小莉恼火地站起身来，瞪着那人远去的背影。那人肯定不是国营照相馆派出的工作人员，不然不会有这么好的服务态度。他没有摔不破砸不烂的铁饭碗，只能靠手中的那台破机子挣饭吃。想到这里，吉小莉觉得有点歉意。那小伙子走得不见了踪影，否则就请他给自己照一张吧，自己有五大本影集，添上这张不会嫌多。要是拍得好，也装在他的镜框里，让他挂着，招摇过市，很有趣的。她把手伸进书包，书包中的照相机好好地躺着。这是个“海鸥—DF”，人民币四百五十三元，爸爸买给她的礼物，祝贺她终于跨进大学。照相机到她手已经有一年了，照相材料商店她跑了一次又一次，对着镜头她也一次又一次地露出并非假装的微笑。但吉小莉从没想到过，这个东西还能挣口饭吃。看来，梁正川老师说得对，文科大学生一定要经常接触社会。她朝四周看了一眼，见没人注意自己，便将一个话梅塞入口中。要是被那个给人照相的小伙子看见，他肯定不会叫自己“师傅”。

她给湖上的船拍了几个空镜头。然后噙着话梅，朝那块刻着“毫渚春涛”字样的石碑走去。刚才和祁七妹约好在那里碰头的。

石碑孤零零地站着。四周无人。

她顿时觉得自己也像那块没有生命的石头，被人冷落了。

祁七妹到哪里去了，同学们到哪里了？就连一向爱和自己说话的木木也没了踪影。她不由自主地有点儿慌张。以往出远门，都是妈妈牵着自己的手。

再吃颗话梅吧，定定神。

顺着湖边找吧，不信找不到他们。他们还能上天入地？她觉得有点儿冷。唉，这季节，根本不是旅游的时候，妈妈说对了。

将照相机放回书包，碰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，她将它掏了出来。对讲机！这真是个好东西，一路上，全凭它保持了前车后车的联络。路过公路检查站时，它为后面车上的三十多人送来了平安无事的消息。吉小莉急忙打开开关，对讲机里传出那个大逻辑不紧不慢的呼叫：

“吉小莉，吉小莉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听到请回答！听到请回答！吉小莉……”

“我在，我在这里！你们把我扔下了，你们管都不管我……”吉小莉的满腔委屈，都朝对讲机发泄了出来。是嘛，同学之间，岂能这样。

“我们在大门口，在大门口。请你马上向我靠拢，请你向我靠拢！车子就要开了，你要是不想回去咱们这就再见了。”还是大逻辑的声音，喇叭里还传出同学们的谈笑，轻轻的，含混的，听不清在笑些什么。

“你别把机器关上，别把机器关上，”大逻辑在继续呼叫，“我们随时保持联络，我这就来接你，大哥我就来接你，别把机器关上……”

“我知道了，我不关上，我这就到大门口来……”

她一边问路一边向大门口走去。等到看见了大逻辑，便

朝他狠狠地瞪了一眼，“呸”地一声吐出了话梅核。

“什么大哥，你们全不是好东西！”

按照惯例，用车的人们有义务招待汽车司机。香烟是没开车已送上了，每位司机两包，一律是黄澄澄包装的“凤凰”，带着过滤嘴。司机稍稍推辞便收下了。眼下正是吃午饭的时候，指导员翁炽权走到车头，请司机和他们的女朋友去“随便吃点”，司机们半推半就地答应了。

五十多人的队伍解散前，似乎举行了一次告别仪式。翁炽权老师首先发言，他找不到别的话，就再三叮嘱大家过马路要小心，一定要看清来往的车辆。吃饭时可以喝点儿酒，但别喝白酒，啤酒也别多喝。说完还叫大家对了次表，声明十三点三十分在这路口集中，过时不候。如有自愿过时的，请自己买火车票回去。火车站就在东面不远处。大家就对起表来，有点起义前的气氛。指导员说完，先陪司机们走了。生活委员祁七妹叫住大家，面有难色地请同学们每人再拿出五毛钱，作为交际费用。她特地说了一句，到时候会列出清单，多退少补。她一个人收不了那么多人的钱，请各位组长再辛苦一回，收齐了一起交给她。

形形色色的钱包一个个打了开来。

祁七妹收完钱，小心翼翼地用报纸包好，追赶指导员他们去了。

“同学们，再收五毛钱！”年轻轻的钟建国学着祁七妹的腔调。

“走吧，大逻辑，别心疼你那五毛钱了，你是带薪的，今天你请客！”乔美心在高声嚷嚷。

“请客！请客！”同学们随声附和。

“请就请，我先看看钱。一人一碗阳春面吧，吃不饱的再添个大饼。”大逻辑慷慨地说。

同学们根据平时的亲疏，分成几批，各自找饭店去了。

“老大哥，你别溜！”大逻辑将丁桂增一把拖住。

“我不跟你走，你肚子大，吃不过你。”老大哥朝大逻辑嘿嘿笑着，想收回自己的胳膊。

“不行不行，今天非让你吃点亏不可。”大逻辑仍旧不肯撒手，反而越抓越紧。

“别拽，衣服撕破了！我是新衣服。”

“松手吧，大逻辑，老大哥可不像你，你是阔佬，才不在乎一件衣服。”吉小莉想帮帮老大哥。

大逻辑没了兴致，松开手，老大哥笑一笑，独自一人走了。

他有点自卑。人在“钱”字上是最敏感的，穷人尤其如此。他知道，吉小莉是在为自己说话，但说得叫人心里味道不好。这个小姑娘，是用巧克力喂大的，她哪里知道什么是生活啊！老大哥很想和同学们在一起，有说有笑地走进明晃晃的堂店，手指在菜谱上点点划划，让舌头领略一下异乡的风味。可是不能。口袋里装着新发下来的助学金，这四元钱是一个月的支出之源。头发长了，本子没了，回家还得有车费，逃票的事他是从来不干的。堂堂的大学生，居然逃票？

丁桂增是班上最年长的学生，同学们尊称他老大哥。

一边走，一边竟想起了多病的妻子，想起了妻子给他生的三个女儿。她们接二连三地来到人间，大女儿生下来五斤，

二女儿六斤半，小女儿七斤，一个比一个重。可是，再重也还是女儿，哪怕重到千斤。三千金，一吨半，把当老子的压得够呛！

老大哥边走边记着路，免得等会儿回不来。那四元钱只够买张回上海的火车票。他走着，见路边有家点心店，临街的窗口里放着一口盛满水的大锅，热气腾腾，水饺晃晃悠悠地浮出水面。他的口水在增多。就这里吧，他跨进店堂，掏出带着体温的钞票，买好筹子。

“老大哥！”

他正要在空位上坐下，回头，看见了汤司令。

汤司令并不姓汤，他叫蒋振发，人有几分聪明，但绝不好学。不好学之人，之所以参加高考，是为了让未婚妻的脸色好看一些。未婚妻长着上帝给的一副好容貌，虽未倾国倾城，令汤司令倾心倒是绝对的。只是她容貌虽好脾气并不随和，她对自己持精益求精的态度，在四处寻觅刚刚时兴的“健美减肥茶”，用以润饰本钱很好的体形。相形之下，汤司令又怎敢不努力。他知道，好容貌需要好的养料。这倒不是特指淮海路上的时装或南京路上的佳肴。对于一个男子，最要紧的还是乐于说出口的身份。以往，上大学靠推荐，他满可以自命为时运不济的才子。而今办法变了，一旦真刀真枪地登报招考，再不上大学就是自己的无能了。老天保佑，好歹总算是考上了，接过录取通知书，未婚妻一连赏了他三个响亮的吻，使他又悲又喜。两个月的熬夜之苦总算没白吃，虽说考上的并非什么名牌大学而且还是专科，虽是据说为“正人君子所不齿”的政教系，但他毕竟也是大学生了，糊弄糊

弄未婚妻身边的那些人足够了。

进了学校，他才发现上了个大当：因工龄不够，工资没有了。就因为曾在那个“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为人民公社”呆了几年，弄得如此下场。为什么插队落户不算工龄，插队就不是组织分配，插队就不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？吃了几年苦，连工龄都不算，眼睁睁看着四十多元一月的工资飞走了，他心里真是懊恼极了。幸而该政策之下，吃亏的并不是他一个，左看右看也就心平气和了。工资没有了，就拿助学金吧，每月十七元五角饭钱，三元零花，这便是师范院校的好处。这些钱，吃饭是够了。国家养着自己，可是未婚妻谁来养呢？他只有一个父亲，一个挣不动大钱还喝酒的老头，在他身上除了能榨点酒气出来，休想有什么油水。汤司令犯愁着呢。

天无绝人之路，办法是人想出来的。星期天回家，老汤自告奋勇提着菜篮上菜场，过五关斩六将，凭着令人垂涎的体格，没有买不到的菜。冬天有冬天的好处，食物久储而不坏。他亲自下厨，炒得满满的一大瓶酱来，充作一周的菜肴。酱里放了辣子，多多的，辣得舌头无暇细辨猪油渣的多寡。这是生理对心理的一大胜利。他每天只买食堂的米饭或馒头，买回到寝室一个人慢慢吃。偶然碰上辣酱提前吃完的时候，他看着刮得干干净净的瓶底，也不发愁，只是在买饭时添买三分钱的大众汤一碗。天长日久，秘密已不成为秘密。他出于习惯，还是买回到寝室吃。那些家里有个好爸爸的同学偏不肯饶他，在背地里赠他绰号一个——“汤司令”。汤也并非好汤，三分钱一碗罢了，有人觉得不配冠以司令二字，便改叫他“老汤”了。开始是背后叫，后来就当面叫唤了起来。老汤抗拒了一阵，终于投降，有叫必应了。

他肚里什么都明白。这些狗东西，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。

全班五十个同学，汤司令在感情上和老大哥最为亲近。这种感情应当说是纯真无私的，它不同于男女私情，也不同于酒肉之交，而是出于相互间的体谅与同情。

老大哥从不叫他“汤司令”，背后也不叫。老汤也不嫌老大哥是乡下人。

“小蒋，你也在这儿？”老大哥在凳子上坐定，和汤司令打了招呼。

“那儿吃饭的人太多，我可饿了。”汤司令总是能为自己的行动找到适当的理由。他随口应了一句，便推过半盘子饺子，让着老大哥，“你先吃几个，点点饥。”

“不用不用，我还不饿。”老大哥将盘子推了回去。汤司令不再谦让，一口一个地吞吃着，不多会儿，吃得盘底朝天，醋碟子也朝了天。

饺子来了，老大哥不紧不慢地吃着。他劝老汤先走，去逛逛街。汤司令从竹筷上掰了一根竹签，细细地剔着牙，回答说，不忙，等他吃完了一起走，有个伴。老大哥吃得快起来，让同学久等，他觉得不好意思。饺子并不出色，圆圆的，看上去更像汤团，却没有汤团的软糯，里面的鲜肉馅吃上去就像咸肉。

老汤剔着牙，遥望四岔路口那边的饭店，不禁牙痒痒的。当上大学又怎么办呢？出外游玩，坐的是卡车，连顿好饭都吃不上。吃不上倒也罢了，还要说饭店的人挤，装出不耐烦去的模样，谁会相信？连老大哥这样老实巴交的乡下人都哄不过去。自欺欺人！他不由地觉得自己的可悲可怜。

“老大哥，你今天该回家了吧？”老汤问。

“不回去，”老大哥想了想，答道。回去时，汽车要经过自家的公社，但明天上午还有辅导课。明天，就没有这么方便而经济的车把自己直送到学校门口。就直接回校吧，等到星期六下午再去看妻子女儿，就和往常一样。“小蒋，你回去？”他也问了一句。

“我得回家一次，有事。我那未婚妻约我，不敢不去。”老汤笑一笑。又说，“我昨天忘了把寝室窗外的汗衫短裤收回了，你帮我收收。一共两件，一蓝一白，别错了。木夹就先放你那儿。”

“不会忘记的。”老大哥说的是实在话。

老汤放心了，继续剔牙。

他们一前一后走出店堂。

大街上明晃晃的太阳，照得人想上床睡觉。这不是在家里，也不是在学校，他们只得走着。看了看表，离集合还有四十分钟，老大哥真后悔刚才吃得太急，没在凳子上多坐一会儿。店里的商品还算丰富，尽管比不上南京路，比起公社小镇或校门外的小店则强多了。老大哥思忖了一番，想买上一两样吃的，带给女儿们，也算当父亲的一点心意。

“别买，没味道！”老汤及时劝阻了他。

“不讲究了，总算是外地带回去的。”老大哥看中的是包装上的“无锡”二字。

“你回上海去，淮海路上的全国土产商店里应有尽有，别说无锡，乌鲁木齐也在货架上。”

老大哥想了想，还是买了。他又让营业员秤了两个苹果，

和老汤一人一个。他自觉浑身是病，早该补补身子了。老汤从钥匙圈上退下小刀，熟练地削着皮。他有点难为情，吃其他人没什么关系，吃老大哥的实在不该。以后再补报吧。

老大哥没让他削，他在自来水龙头上洗了洗，连皮咬了起来。人家说，苹果皮的营养价值最高。

他俩朝回走去，走到饭店门口，张望了一下。那些幸福的同学还在吃着，大逻辑的脚边有四个酒瓶。他们连忙把头缩了回来。还是走吧，即使不看什么，也在大街上走着，一直走到十三点三十分。

吉小莉并未喝醉，心跳是快了点儿，脸是红了点儿，话是多了点儿，但脑子依然十分清醒。她的肚子饱了，已吃不下什么，在和身边的木木低声说话。全班同学中，她觉得只有木木最能理解自己。也许大逻辑也算一个，但他的思维方式古怪，人也太粗，常常被他弄得下不了台。于是，二十五岁的木木常成了她的对话者。昨天在车上，乔美心告诉她，有人说她是木木的“那个”，说到这里，乔美心还怪模怪样地笑了一笑。她可不觉得有什么可笑之处，让他们说去吧，偏要找木木说话。

几双眼睛在看着他俩。

“木木”也不是大名，他叫林自荣。班上的好事分子，将那个“林”字拆成了两个木。他今晚喝得不少，但并未脸红耳热。这还是多年前在农村时学的。酒的历史差不多和人类本身一样古老，幸福的人喝它不幸的人也喝它，不一样的心境，却一样地醉去。知青们点上油灯，在碗里倒上来自公社供销社的山芋干酒，大口大口地喝。酒在喉咙口停滞了一下，